

孤独源自主体文化的缺失

——阅读《百年孤独》有感

从小说到电影课程论文

李达宇 PB20020553

2022 年 1 月 14 日

1 序言

百年孤独，这本书曾给我最大的感受，便是虚无。

早年，我曾三次尝试阅读百年孤独，前两次都因难解的人物关系半途而终，第三次才算完整读完，阅读经历艰难而漫长。合上书的尾页，我脑海中满是震撼和梦幻感，但却无论如何也总结不出什么成文的阅读体验。复杂的人物关系，交错的人物命名，充满魔幻色彩的故事情节，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。整篇小说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，是一系列抽象的感受：悲怆，虚幻，和孤独。乌尔苏拉作为大家长的刚毅，奥雷利阿诺上校看透战争本质后淡漠的晚年，阿玛兰塔临终时表露出的善意和温存；还有马孔多初创一代筚路蓝缕的艰辛，革命战争的壮阔，市镇崛起的繁荣，以及车站屠杀的恐怖，最终家族和村落毁灭的宿命感。

然而，近些天重读百年孤独时，我却有了不一样的理解。

作者马尔克斯生于哥伦比亚。他所生活的拉丁美洲长期处于一些难以言说的困境之中，直至今日，拉丁美洲仍未摆脱这一困局。封闭，落后，腐败，独裁，贯穿于拉丁美洲的发展始终。现如今，政府疲弱，毒贩丛生，官匪勾结，贫富悬殊，在拉丁美洲这片原本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从未缺席。作者本人也曾因动乱而被迫辍学。然而这一切，又是为什么呢？

再看小说本身：杀戮，乱伦，狂欢，在故事中反复出现，似乎整个马孔多都在生死和情欲中往复。梅尔加德斯带来的科学知识，里正带来的政治思想，神甫带来的道德文化，都成为了马孔多村的匆匆过客，没能改变马孔多人肤浅而麻木的本质。奥雷利亚诺上校半生征战，最终却发现自己不知为何而战；乌尔苏拉劳碌一生，最终却仍无法改变家族的命运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
马孔多作为一座镜子之城，其命运正是拉丁美洲历史的缩影。千千万万读者所见的书中一个个近乎魔幻的情节，却是 1.5 亿拉美人民正在经历着的现实。马孔多也寄托了作者对拉美历史宿命的思考。在命运里左冲右突，却永远也无法改变最终的结局，这原因究竟何在呢？

我经过思考，有了一个这样的想法：马孔多村的宿命，或者说拉丁美洲的困境，是因为他们没有“根”，即缺乏一个主体文化。

2 孤独之源

2.1 文化的荒漠

马孔多的第一批移民扎根后，各路移民纷至沓来。有卡斯蒂利亚人，有阿拉贡人，有漂泊的吉普赛人，有来做工的印第安人。马孔多人来源复杂，以至一村之地可以见到多种风情，一家之门可以听见两种语言。人员复杂，文化多元，然而马孔多却没有变成一个文化熔炉，而是成为了使文化失落的荒漠。老何塞一行人初到马孔多，带来了充足的人力和足以安身立命的财物，但却并没有带来任何一本圣经，也没有带来任何一段自己族群的故事。除了他们口中已略微变质的西班牙语，没人能看出他们是西班牙人的后裔。他们与土著人交错杂居，与流亡的吉普赛人往来互市；他们积累财富，建设城镇；他们举办盛宴，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；他们开设夜店，满足自己的肉体之悦。繁华的景象，掩盖不了马孔多在精神上的荒芜。繁华城镇的中心，竟是文明世界的边缘。

当人的精神文化缺失时，人的社会属性也将失去应有的地位。这时，人的自然属性便成为支配人行为的主导力量。食欲，性欲，杀戮的快感，支配他人的优越感，这些自然情感不断裹挟着马孔多人，用即时的快意引诱着他们，同时用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痛苦威胁着他们。这正是为何乱伦在马孔多比比皆是，这也是为何阿卡迪奥会成为一个人残暴的独裁者，这也是为何奥雷利奥第二会举办饕餮盛宴。

作为文明世界边缘的马孔多，也并非没有尝试过改变。老何塞在梅尔加德斯的指引下探索科学，神甫在看到马孔多的文化荒芜后决心建造教堂开启民智，奥雷利亚诺上校在看到偷换选票后毅然决定投入革命斗争，阿卡迪奥第二看到工人的悲惨遭遇后决定组织工人运动。这些努力都在尝试着探索人类除七情六欲之外新的价值，甚至包括后来对羊皮卷的破译工作，也可看作马孔多人对自身命运和历史的求索。

然而，这些积极的尝试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。老何塞穷尽一生探索炼金术，最终一无所成，他早年间推测地球形状的创举也被家人视作疯癫；神甫呕心沥血建设教堂，并没能给马孔多人带来信仰，教堂也在内战的炮声中化为废墟。奥雷利亚诺上校半生征战，从热血青年变成冷酷杀手，最后却发现

自己的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，在孤独中度过晚年；阿卡迪奥第二的工人运动中途夭折，最后以屠杀收场。

马克思曾说，人可以能动的改造世界，然而成功的实践却要以充分理性的认识为基础，即所谓正确的世界观，才有正确的方法论。然而我们却不难发现，不论是老何塞对科学的理解，还是奥雷利亚诺对政治的认识，都停留在极其表层的位置。神甫熟读经书，但却并不知道如何给未开化的人民传道；阿卡迪奥第二看到了香蕉厂对工人的压迫，却没有看到阶级矛盾背后的民族矛盾，没有看到香蕉厂对工人的压迫，本质上是美国殖民者对拉美人民的剥削。认知的肤浅，而后是言行的轻浮，进而便是对生命的轻视，对世事的麻木。正因为马孔多是文化的荒漠，才导致了人们思想的荒芜，自然也就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式能动的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这些尝试之所以失败，其根源仍然在于精神文化的缺失。

从小说回到现实，近代的拉丁美洲又何尝不做过许多有益的尝试。从轰轰烈烈的拉美解放运动，到古巴和巴拿马的独立运动，再到上个世纪的拉美城市化运动，拉美人民不屈不挠地反抗着命运。然而，现如今拉美的处境却依然艰难。解放运动打破了西班牙人建立的秩序，但拉美人民却很难建立起新的秩序。古巴摆脱了美国的控制，却摆脱不了经济发展的困局。拉美城市化运动风起云涌，却落得个贫民窟遍地的情景，“假城市化”、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成了拉丁美洲人民抹不去的阴霾。

“加西亚·马尔克斯以小说作品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世界，一个浓缩的宇宙，其中喧嚣纷乱却又生动可信的现实，映射了一片大陆及其人民的富足与贫穷。”马尔克斯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如是写道。我想，这“富足与贫穷”所指的，便是这富饶的物质，与空洞的精神。

2.2 民族的坟墓

回顾美洲历史，我常常会产生这样的困惑：同样都曾是海洋强国的殖民地，同样都是筚路蓝缕艰苦创业，又同样都身处富饶之地，为何北美大陆能够发展出两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，而拉丁美洲却众邦林立内斗不断，陷入了百年困局？

再者，为何我们常常耳闻“美利坚民族”等字眼，却很少听到诸如“拉美民族”的说法？

马尔克斯在书中似乎隐隐约约告诉了我们答案。

里正来到马孔多，带来了国家独立的消息。然而马孔多人似乎并不理解国家为何物，也不理解为何要“将房子刷成蓝色”。面对政府派来的父母官，老何塞竟以“敌人”相称。国家的独立，民族的解放，似乎与马孔多人并无关系。他们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，所谓里正，只不过是市镇里的一个新居民罢了。“轻家国而重乡土”似乎都不太适用于马孔多人。对他们来说，甚至压根没有“家国”，只有“乡土”。

马孔多人对待民族独立的态度，让人不免想起鲁迅笔下的阿 Q 和华老栓对待革命的态度。作者用这种底层人民对独立运动的麻木，表现出其对民族命运深刻的的不理解。也折射出拉美民族独立运动脱离底层民众的现实。

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·赫拉利曾说：民族源于对某种共同体的想象。或者说，“民族源于民族叙事”。两个美国人，也许族裔不同，也许肤色不同，也许信仰不同。但是因为他们的祖辈们共同经历过独立战争，西进运动，或是共同见证了美国经济的腾飞，或是追逐过他们共同的“美国梦”，他们都会坚定的认为彼此同属于美利坚民族，他们都会为一首共同的《星条旗永不落》而热泪盈眶。

反观拉丁美洲，在送走了他们共同的解放者玻利瓦尔后，各个国家便开始自扫门前雪。且不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，就连国家内部的团结都无法做到。外患既平，内忧又起。哥伦比亚在几十次内战后千疮百孔，墨西哥在与毒枭的斗争中风雨飘摇。马尔克斯本人也因为内战而被迫放弃学业。

相似的出身，不同的命运，其根源依然在于主体文化的缺失。美国人继承了不列颠文化作为文化主体，并在西进运动中培育了自身的民族文化。而拉丁美洲人却是多种文化的杂糅体，西班牙文化和印第安文化杂合，再融入黑奴带来的非洲文化，多方交错，谁也成不了主体，久而久之，几种无法相容的文化便在反复碰撞中相互消磨殆尽，造成了拉丁美洲既无民族，又无文化的局面。所谓的民族独立，也只是少数土生白人精英反抗西班牙人的革命

罢了。对广大的拉美普通百姓来说，生活依然照旧，独立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。

3 孤独之殇

主体文化的缺失让马孔多变成了文化的荒漠，也葬送了拉美人的民族意识。混沌而富饶的拉丁美洲在百年历史中见证了繁华和空洞，兴盛与衰败。拉丁美洲既是一个没有统一国家的民族，又是一群没有主体民族的国家。繁荣而虚弱的国度，最是能吸引豺狼。一句“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”暴露出多少豪横和野心。“离天堂太远，离美国太近”成为多少悲剧的源头。内忧外患，又让拉美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拉美人民的命运。

3.1 香蕉厂之痛

“赫伯特先生掰下一个香蕉，又掰下一个，再掰下一个……”，随着这几个不经意的动作，马孔多的命运改变了，整个拉丁美洲的命运也改变了。1871年，联合果品公司成立，从此拉丁美洲迎来了外国公司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时代。随着这外国公司的到来，马孔多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：公司的雇佣杀手取代了政府的士兵，随意地夺取当地居民的生命；高高在上的外国公司高管取代了原有的政府官员，残酷的压榨着本地工人的血汗。

看到此情此景，奥雷利亚诺上校在长年的孤独中第一次痛彻地坚信，没有把战争进行到底是他的错误。

书中的阿卡迪奥第二在香蕉公司的兴亡中成为了一个关键人物。起先，他面对外国公司这一新鲜事物，并没有抵触，而是积极地认识和参与，走上了监工地岗位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他愈发认识到香蕉公司的殖民本质，毅然决然地与之决裂，展开斗争——这一转变，也正是拉美人民对他们所谓的“北方同胞”的重新认识。

此时的政府早已不再是拉丁美洲人的政府，而是成为了外国势力的代言人，成为了美国殖民者的帮凶。此时，奥雷利亚诺上校早已老去，再也无法掀起一场新的革命了。此时，能够拯救拉美人民的，只有他们自己了。在这紧要关头，阿卡迪奥第二勇敢地站了出来，作为拉美人民的代表，又借助职

务的便利，他积极团结工人，为其争取权利。随着劳资矛盾的进一步激化，工人运动终于开始了。罢工活动风起云涌，外国资本家的香蕉烂在了树上。工潮涌向各地，让公司高管们心惊胆战。

然而短暂的胜利却没能改变工人们最终的命运。试图借助法律手段维护权利的工人们，忘记了政府早已与外国资本家沆瀣一气，很快他们的诉求就变成了“非法的无理取闹”。

缺乏对矛盾深刻的认识让他们轻信了政府的和谈建议，放弃了武装斗争的机会，最终落得被屠杀的命运。阿卡迪奥第二也险些命丧黄泉。

3.2 羊皮纸之思

梅尔加德斯在初创时代留下的羊皮卷，在马孔多的末世终得破解。“家族的第一个人被挂在树上，最后一个人被蚂蚁吃掉。”这被写在羊皮纸上的命运让马孔多的故事充满了宿命感。“马孔多的雨依然在下”，这个曾经辉煌的市镇最后毁灭于一场大雨。一个繁华的市镇，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建立，最后却被一场自然灾害所毁灭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真应了“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”。

这写在羊皮卷上的宿命，也折射出作者对故土现实的深切伤痛。哥伦比亚内战的伤痕，美国殖民者的横行霸道，无不在马尔克斯心中催化着痛苦，也促使着作者对拉美命运的思考。《百年孤独》似乎就正是作者留给拉美世界的一张羊皮卷，用马孔多村的兴亡昭示着拉丁美洲的历史宿命。我想，千千万万拉美世界的有识之士都在像作者一样思考着拉美的命运。

拉美世界的百年斗争史，实际上便是一个民族从混沌中跌宕前行的历史。马孔多的毁灭既是拉美世界悲惨宿命的昭示，又蕴含了“沉舟侧畔千帆过”的内涵。到如今，拉美世界仍然处于艰难的困境之中，拉美人民的未来仍未可卜。但随着历史的积淀，这个混沌中的民族正在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共同记忆：共同的独立风云，共同的语言，共同的斗争历史，共同的困境。这些共同的叙事也必将使拉美民族的意识逐渐苏醒，也必将在融合中逐步形成一个共同的主体文化。在这共同主体文化的感召下，拉美人民的未来仍旧有光明的可能。

4 总结

《百年孤独》不只是一部小说，还是一部历史，更是作者对拉美世界命运的思考。通读全篇，每位读者都会有不同的理解。在我看来，百年孤独所昭示的正是主体文化高度缺失的拉丁美洲成为文化荒漠，葬送民族意识，最终走向毁灭的深渊的故事。主体文化的缺失是马孔多乃至拉丁美洲“孤独”的根源。不论是精神的空洞，欲望的横行还是对生命的不尊重，都是文化缺失的表象。不论是国家观念的缺失还是对外来殖民的顺从，都是民族意识淡薄的表现。但是，百年的积淀已让拉丁美洲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事，尽管现如今拉美仍处在困境之中，未来仍有走向光明的希望。

5 参考文献

[1] 《百年孤独》（哥伦比亚）加西亚·马尔克斯著，高长荣译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1984 年 9 月第 1 版

[2] 刘娜《百年孤独》中母性形象研究